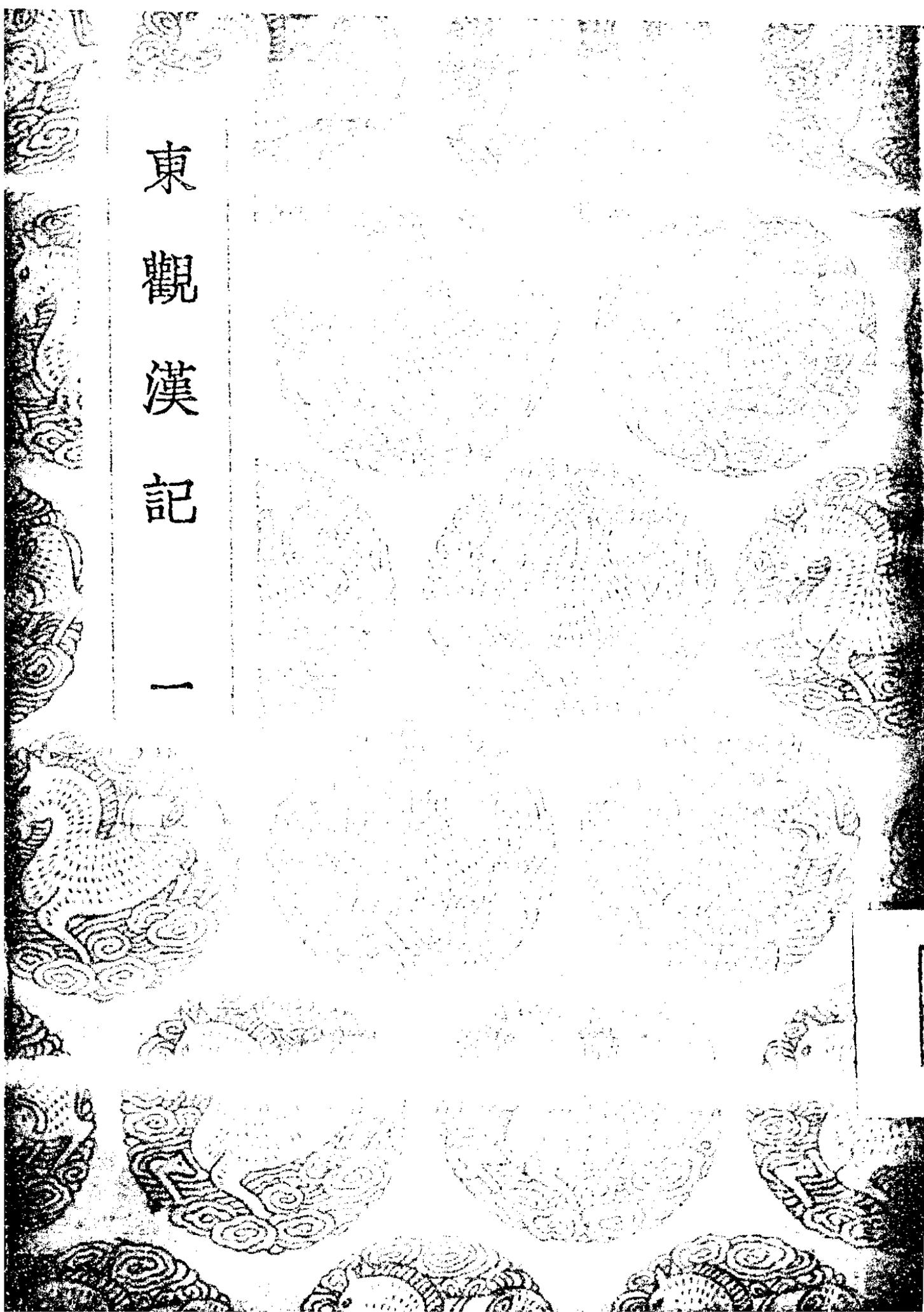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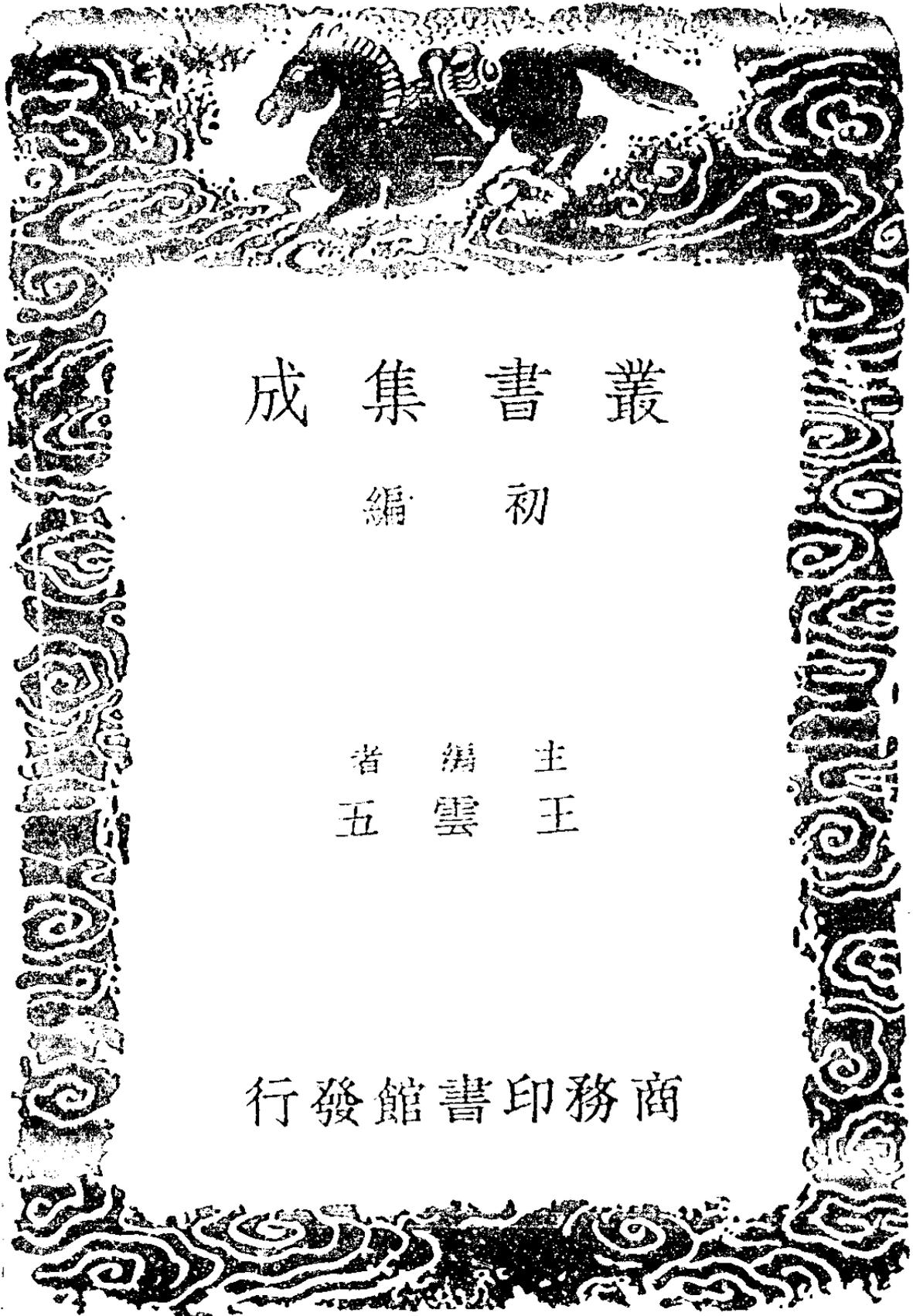


東觀漢記
一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東觀漢記

(一)



3 0646 5591 7

班固等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騶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鄒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東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

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厯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改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安帝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之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攷列傳之文。間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千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記。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湧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于書。

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于鄧、吳、賈、耿諸韻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卽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駟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祇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尙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攷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爛，固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尙有所循，則其有資攷證，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

東觀漢記目錄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沖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孝殤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質皇帝

孝靈皇帝

〔案〕帝紀訖于靈帝。隋書經籍志已有明文。孝獻無紀。本非闕佚。故



今不列其目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王子侯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禮志

郊祀志

朝會志〔案〕以下二篇全闕

卷六

列傳一外戚

諸王表〔案〕以下四篇全闕

功臣表

律厯志

樂志

車服志

天文志

光烈陰皇后

敬隱宋皇后

和熹鄧皇后

竇貴人

孝桓鄧皇后

明德馬皇后

孝和陰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庾皇后

卷七

列傳二宗室

齊武王縉

縉成文。人自為縉。故今別為標目。而仍以例附各傳後。

趙孝王良

梁

東海恭王彊

楚王英

東平憲王蒼

北海靖王興〔案〕前史列傳例有附載。如妃嬪附皇后子孫。附祖父本書探

北海敬王睦

弘

城陽恭王祉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琅邪孝王京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平原懷王勝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鴻

鄧悝

鄧閭

鄧遵

賈復

耿況

中山簡王焉

彭城靖王恭

樂成王萇

孝德皇

鄧訓

鄧陟

鄧弘

鄧豹

吳漢

賈宗

耿弇

耿國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起

馮彰

祭遵

祭參

蓋延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馬武

耿秉

岑彭

馮異

朱祐

祭彤

景丹

銚期

臧宮

劉隆

馬成

陳俊

傅俊

王霸

任隗

李純

劉植

劉嘉

李通

竇固

竇章

卷十一

列傳六

郭晨

王梁

陳浮

堅鐔

任光

李忠

邳彤

劉歆

王常

竇融

竇憲

卓茂

來歙

樊重

樊儵

樊準

張歆

郭況

陰識

陰傳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防

馬客卿

馬融

梁統

樊弘

樊梵

張況

張禹

陰睦

陰興

馬廖

馬光

馬嚴

馬稜

梁竦

梁商

梁不疑

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伏恭

侯霸

韓歆

朱浮

杜林

馮勤

馮石

卷十四

列傳九

梁冀

孫咸

伏盛

伏晨

宋弘

歐陽歆

張湛

張純

馮魴

趙憙

朱鮪

鮑昱

馮衍

王閔

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宣秉

王丹

申屠剛

郭伋

孔奮

衛胤

任延

東觀漢記

目錄

鮑永

田邑

馮豹

王元

丁鴻

宣彪

王良

鄧暉

杜詩

張堪

茨充

董宣

樊曄

馮駿

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超

鄭興

范升

桓榮

桓焉

桓典

張佚

劉昆

洼丹

李章

鄧讓

班固

班始

鄭衆

陳元

桓郁

桓鸞

桓礪

桓譚

劉軼

戴憑

車長 高詡 甄宇 李恭 丁邴 周嘉 索盧放 樊顯 崔篆 崔瑗 倪萌 王琳 李業 王霸

目錄

尹敏 丁恭 張玄 蘇竟 溫序 劉茂 朱勃 楊正 崔駟 崔寔 古初 蔡順 逢萌 嚴光

閔貢

井丹

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周澤

孫堪

劉般

郭賀

劉平

鍾離意

朱酺

楊政

郇恁

周黨

耿嵩

郭丹

牟融

魏應

劉愷

吳良

承宮

宋均

鮐陽鴻

薛漢

徐匡

張重

趙孝

李善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鄧彪

袁安

韋彪

郭躬

王景

王阜

玄賀

賈逵

東觀漢記

目錄

姜詩

魏譚

桓虞

鄭弘

朱暉

章豹

鄭均

廉范

秦彭

曹爽

江革

召馴

杜安

杜篤

趙興

毛義

梁鴻

郭鳳

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巢堪

魯丕

陳寵

尹勤

李育

杜根

宋揚

趙勤

淳于恭

高鳳

韓稜

魯恭

徐防

陳忠

何熙

魏霸

應奉

鄭璩

何敞

梁諷

王渙

黃瓊

張霸

李充

汝郁

郭玉

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應順

應劭

樂恢

周榮

李恂

黃香

黃琬

周紆

司馬均

張表

鄭衆

楊震

楊秉

任尙

馮良

蔡倫

李固

左雄

張綱

吳祐

朱建

韓昭

孫程

籍建

卷六十一

列傳十六

楊賜

薛苞

所輔

龐參

張耽

周舉

王堂

祝良

丘騰

趙序

苗光

郭汜 周舉 孔融 王允 曹節 范丹 符融 趙咨 張奐 劉寬 陳蕃 韋毅 劉祐 胡廣

呂布 劉翊 蔡邕 趙溫 皇甫嵩 韓卓 高彪 荀曼 陽球 陳球 段熲 宗資 李雲 陳龜

蔣疊 馮模 劉訓 梁福 蔣翊 郝刪 李庸 卜福 楊喬 魏成 段普 陰猛 張意 蕭彪

須誦 周行 雍儵 范康 宗慶 喜夷 巴异 陳導 翟歆 畢尋 邢崇 羊融 沈豐 陳器

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匈奴南單于

西羌

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

申屠志

劉盆子

呂母

盧芳

彭寵

秦豐

東觀漢記 目錄

江伯姊

荏都夷

西域

公賓就

陳遵

赤眉

王郎

蘇茂

張豐

鄧奉

東觀漢記 目錄

龐萌

公孫述

田戎

卷二十四

佚文

隗囂

延岑

銅馬等羣盜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攷侯。〔案〕考侯原誤作考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祉傳及文選李善注改。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皇考初為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紀李賢注：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帝紀：「詔年九歲，而南頓君卒。」帝紀南頓君名欽，即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儼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案〕太平御覽：「每下作美惡。」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解說。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

往來長安為之邸。開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開作問。嘗為季父故春陵侯。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

人朱祐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祐。帝歸戲祐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盜發其廩。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

羣起。四方潰畔。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收。帝仁智明達。〔案〕太平御覽

遠作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

玉。〔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

兄公孫臣為潁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居臣。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

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為帝言。天下

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

父為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

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

帝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即歸宅。乃與伯升相

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服將軍服。乃驚曰。以為獨伯

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開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攷范書殺新野尉即在是時。使劉終偽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荆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朶。進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即更始元年也。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軻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綱本作數百重。參證范書帝紀則百字誤。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燄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

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壤山。直營而竄。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鄗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竝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潢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潢水爲之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潢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案〕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譖。愬復收齊武王。卽曰。皆物故。帝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礮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案〕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子繡擁。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

節渡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豚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攷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移檄購求。林。李賢注云。東觀記林作臨。未知胡子卽臨否。今仍其舊文。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徇薊在更始二年。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婁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真定。帝自擊筑。〔案〕此事。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邪形等兵。降下曲陽。北擊中。山拔。盛奴。南擊新市。真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真定。當卽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發。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餐。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帝餐。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案〕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遣體子與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與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尙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反側子。與范書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遣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卽立帝爲蕭王。

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滂帝紀更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

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攷范滂帝紀及

攻天井闕。拔上黨兩城。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抄范滂帝紀建

則軍鴈門。當即在是時。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

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不見帝。或云已沒。即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

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恐，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

還也。士眾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

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婿鄧晨、穰人蔡

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

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姚之駟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部，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

奉赤伏符詣部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部南千秋亭。五成陌。

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為建武。改部為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

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案〕宣范書卓茂傳作賢。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

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

未即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

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即位，按圖

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

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竝受命而為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

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

苗，堯以厯數命舜，高祖亦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官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

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

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寵兵掩

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春陵此漢連書之殊未明

斷。冬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為樂，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為章陵，以春陵

為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改春陵鄉為章陵縣。在建武六年。此蓋通後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為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

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芘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採穫。

穀果以為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闕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案〕范書帝紀是時平張步歸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案〕范書帝紀蓋平董憲龍萌也。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

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

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

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

皇帝囂雖遣子入侍。〔案〕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

傳作凡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

下事極盡下思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

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案〕范書馬援傳囂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

賈此敘援言于囂遣子入侍之後與范書異

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

報前後相塵〔案〕塵太平御覽作塵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案〕刮

御覽作引經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驕騎馳出召入其餘馮中使者

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

效寢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

〔案〕入太平御覽作西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糲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入犍爲界小

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

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武

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

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

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

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

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

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麇毀葬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

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

賜騎士苑囿池籩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

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晰放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

卽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

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

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徒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墜坐微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

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

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穎

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凰見在冬十月。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

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

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黃瘡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

〔案〕日太平御覽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

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

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

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段互有異同故並纂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且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

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

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蕃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熲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遺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掃地更為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雲中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蓋是年雖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民始徙盡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嘆，而欲有事于太山，污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為中元。

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帝幸長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其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為皇帝，羣臣奏諡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餘功

臣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

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

封新野主子鄧汎為吳侯。〔案〕范書鄧長傳，長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遇害，光武即位，追封諡元

吳侯與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案〕封均事，外祖樊重為壽張侯。〔案〕范書樊弘傳，建武十八

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弘傳，丹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弘傳，茂封尋，玄鄉侯。〔案〕范書樊弘傳，尋從

子沖，更父侯。〔案〕范書樊弘傳，沖作后父陰睦，為宣恩侯。〔案〕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

識原鹿侯〔案〕范書陰識傳識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案〕范書陰與傳就嗣父封宜恩侯後改封新陽侯未知孰是信皇

考女弟子來歙為征羌侯〔案〕范書來歙傳歙以弟由宜西鄉侯〔案〕范書來歙傳由寧平公主子李雄

為新市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后父郭昌為陽安侯〔案〕范書郭后紀

年道子流〔案〕范書郭后紀流作况縣曼侯〔案〕范書郭后紀曼作縣曼以建武二年封

兄子竟新鄴侯匡發干侯〔案〕范書郭后紀以建武十七年后廢

封姨子馮邯為鍾離侯〔案〕范書不載帝蒙犯霜雪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絆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

與官市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三

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案〕姚之綱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錄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後參差今畫一更正兼攷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

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錄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錄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錄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錄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東觀漢記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三。吳季子陽對曰。愚懸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微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隸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爲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帝進爵爲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尙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卽位。

永平元年。帝卽阼。長思遠慕。至踰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條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灑強侯。

〔案〕原本作陰興爲銅陽侯。子博。灑強侯。今據范書陰興傳校改。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詔曰。登靈臺。正儀度。〔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永平二年詔文。與此同。效范書帝紀。是月大赦。詔有升靈臺。望雲物。變云云。至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下文爲春者。歲之始云云。可證是書所載詔文。由傳寫脫佚者甚多。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

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效范書帝紀。亦不止此四句。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

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

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

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人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懼喜。百官嚴設如

舊時。臣二懼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懼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懼喜。陛下至明。懲艾酷

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懼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懼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懼喜。帝令上殿。欲觀

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帝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

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祀。

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廡，召見陰鄧故人。帝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酌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

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籥，和之以娛嘉賓。至南頓，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徵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帝自置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與馬，悉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諡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卽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

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管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善。節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炆。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旣志于學。始治尙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卽位。

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執方空。殺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襲成侯等。成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

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

作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是年。鳳皇見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云云。則是書所載詔文。亦不止此二句。而傳寫脫佚。

肥城窳亭槐樹上。三足鳥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邛壽蜀漢文。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

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

因名而表意。〔案〕此條見范書韓稜傳。其頌賜年月無攷。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鬪。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

門。當進人不避仇讐。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避門內。

畏懦恣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月無攷。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黃青龍見肥城。句騷亭槐樹上。蓋其一也。

龍。黃鶴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草。朱草。連

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此條與上一條俱似。案志符瑞之文。今附續紀後。

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尙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卽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真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案〕范書帝紀作見二臣之壙。循其遠節。遣使者以中牢

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人。悉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不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不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

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卽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荏弱平籩。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瞽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案)此乃
帝紀之序

東觀漢記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裕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耀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卽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置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卽帝位。謙讓恪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熊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冬十一月。帝始講尙書。耽于典藝。

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三年。鴈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粱谷。(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戰九原。高粱谷。范書梁作渠。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曰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冬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衛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潁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三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尙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愨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案)此延光三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卽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卽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翽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翽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爲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辨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捍國王雍田。亦賜金印。

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踐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謫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見劉昭五行志注。上有闕交。據志。漢安元年三月。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蓋一事也。

頒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祿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卽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卽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雒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冀之長子也。母曰偃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

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三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卽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

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

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續、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

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

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諡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案〕新野

公達，光武姊元也。按鄧晨，詔中不及祠之之意，當有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為閹人所譖，下獄死。〔案〕膺等之死，在靈

以鈞黨下獄，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闈為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案〕此帝由解嚴亭侯迎入繼統，初到，改元建寧。

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為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為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四年，初置駮驥廢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芝英。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四

年表〔案〕本書年表體例全祖班書劉知幾史通所列篇目可據今惟百官表略存餘四篇並闕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册皇太子捧上其璽綬〔案〕有闕文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皆一人〔案〕千石〔案〕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

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背〔案〕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

車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以東平王有長史一人〔案〕將軍

皆千石〔案〕度遼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劉昭注引應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

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

〔案〕司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案〕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馬彪作治禮郎主齋祠饋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

主稱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

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此宗正官屬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案〕北少府官屬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交趾刺史持節〔案〕司馬彪百官志外

刺史六百石彪自注曰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攷殿最攷諸州刺皆不持節而交趾獨持節以所部絕遠故重其事權也以上州部官

其紹封削細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國置傅一人相一

官屬王國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緃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

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

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注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

銀印青綬中外官尙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六百石與此異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

〔案〕司馬彪百官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與此異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尙書中謁者〔案〕司馬彪百官志

謁者令一人六百石謁者三黃門冗從四僕射〔案〕司馬彪百官志少府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又

人四百石此文疑有脫字

秩皆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案〕司馬彪百官志衛尉屬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

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者丞爲長史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

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揖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

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二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侍中。光祿大夫。皆比二千石。與此異。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論郎六百石。與此異。中謁者。小黄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小黄門。侍郎。皆六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案〕劉知幾史通謂此表為崔寔曹壽延篤所作。今與司馬彪百官志參攷。文多不同。如志云諸侯王赤綬。而此云緋綬。又如王國內史上林楫權丞。係西漢官名。東漢都從裁省。丞相司直亦于建武十八年省去。而篇中具列之。蓋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所注。王隆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而此表則述建武永平間舊制也。

諸王表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案〕以上四篇全闕。今有其目。

東觀漢記卷五

志〔案〕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案〕蔡邕集為據今惟地理等六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案〕上陵〔案〕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茂陵屬右扶風

蛇丘有芳陘山〔案〕蛇丘縣屬濟北國

東緡縣名屬山陽郡〔案〕以上兗州刺史部所屬

西海有勝山〔案〕西海縣屬鄯那國〔案〕以上徐州刺史部所屬

秦時改為太末〔案〕太末縣屬會稽郡〔案〕此句之上當有闕文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案〕考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太末左傳謂姑蔑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

華葺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引東陽記一條文與此同〔案〕又云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西城下曰巴又分錫上庸為

上庸郡置都尉〔案〕以上益州刺史部所屬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侯城遼陽屬玄菟〔案〕司馬彪郡國志高顯等三縣本屬遼東郡以上幽州刺史部所屬

九真俗燒草種田〔案〕司馬彪郡國志九真郡統縣五日西卷〔案〕朱吾盧容象林比景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

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律厯志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新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

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天子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廈未安，黃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

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十二年，案是年改元中元元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

業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

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案司馬彪祭

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上東巡狩，至泰山，有

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

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案二句疑有脫誤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

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

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秦

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

圖籙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秦

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案〕司馬彪祭志辛卯二十日甲午二十五日也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案〕以上封禪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案〕司馬彪祭志永平二年始行此禮以上明堂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維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

議由是遂祭六宗〔案〕司馬彪祭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

李氏家書云司空李邵侍祠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

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禮六宗孝成時匡衡奏復南北郊祀

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祭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詔下公卿議議可者三十六人議不可者二十四人上從邵議以上六宗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于是乎祭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

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其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案〕是時章帝將東巡狩，故有是詔以上羣祀。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案〕功字疑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

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余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

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

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

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

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

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

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

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如御，

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

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

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數。〔案〕司馬彪祭志：劉昭注引蔡邕表志云：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

下至學士其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傳述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于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于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若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前文東平王蒼請名世祖廟舞爲大武。詔仍進武德之舞。無盛德舞之名。此句疑有訛。外卽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惡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歲主更衣。不敢違諸。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栝。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案〕范書明帝紀。帝遺詔無起寢廟。歲主于光烈皇帝。后更衣別室。又章帝紀。帝卽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

漢書禮志曰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問祀悉道
夏衣共送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

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茲來許。繼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

孝明皇帝。〔案〕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此則葬後
漢書禮志劉昭注引謝沈書一段與此同未有與世祖廟同席而供饌句尤為

完

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案〕此和熹皇后也。攷范書
安帝紀在永初七年以上宗廟。

車服志

天子行有輿翠。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

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

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

二歲。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

神明。肅離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案〕司馬彪與服志漢承秦故郊祀之服
皆以衿玄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

鳥均服以制天地其
禮實自東平發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案司馬彪輿服志武冠環無燕尾，以青系為根，加雙鵞尾。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案司馬彪輿服志，綠、紫、白，純綠、圭。公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

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案司馬彪輿服志，三采青、赤、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

百石黃綬，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

孝明帝作續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案以上皆志冠服，其車輿闕。

朝會志

天文志案此三篇全

東觀漢記卷六

列傳一外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卽后之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卽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案〕范書后紀。建武二年。以后因辭尊位。遂立郭后。至十七年。乃廢郭后而立后。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善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尙有餘饒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旣處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臆望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

繒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至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案〕以上明帝時事。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葷用。冀以默止。謹耳。〔案〕此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性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素謹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太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爲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案〕范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案〕范書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揚。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肅

宗即位為貴人，生廢立為皇太子，廢旋以廢廢貴人自殺。後廢帝崩，立廢長子祐為嗣，是為安帝。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為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為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為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后年五歲，太夫人為翦髮，夫人年高目冥，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元八年冬，選入掖庭為貴人，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范書后紀：永元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愈時，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案〕范書后紀：和帝薨後，時新遭大變，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欲考問，必有不辜，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官人盜者，即時首服，不加鞭箠，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上林鷹犬，悉斥放

之。〔案〕以上廢帝延平元年事。永初二年。〔案〕此下安帝時事。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得申理。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甚怒。即敕令禁止。以為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歟。太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寧二年三月崩。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內中。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案〕茅通。歐陽詢。嬰然驚駭。卻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為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詞。〔案〕范書竇章傳及太平御覽帝並作章。

孝崇匱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案〕孝穆皇即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也。開生蠡吾侯翼。翼生趙夫人生孝崇皇。愷夫人
生桓帝。帝即立。追諡趙夫人爲穆皇后。愷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愷貴人。履高明之
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孝桓帝鄧皇后

孝桓帝鄧后字猛。〔案〕范書后紀。后諱猛。女。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舅也。壽引
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東觀漢記卷七

列傳二宗

齊武王續

續字伯升。〔案〕續光武兄。攷范書本傳及太平御覽各書俱稱伯升。當是以字行。伯升進圍宛。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于墀。旦起射之。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門降。伯升作攻城鬪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實不可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鬪車上。更始遂共謀誅伯升。〔案〕此上有闕文。攷范書本傳。伯升拔宛。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為者。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北海靖王興

興遷宏農太守。〔案〕興，顯宗子。范書本傳：興初封魯王。建武二十八年，徙封北海王。縣吏張中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案〕睦，顯宗之在東官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案〕睦之嗣本作時法，睦尚疏睦好士，夙夜滋歡，由是宿德明儒造門者陸沈。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案〕范書本傳：狂恣作進趨。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唱脯。」良復譴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案〕良，光武叔父。范書本傳：良字次伯，初封廣陽王。建武五年，徙為趙王。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弘

弘〔案〕弘光武族諸父行史無追封之爵故著其名字孺孫先起義兵卒。

梁

梁〔案〕梁弘弟字季少病筋攣卒。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爲祉〔案〕祉光武族兄伯父敞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春陵

爲侯敞父仁嗣侯〔案〕李善文選注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老侯考侯即仁也以春陵地勢下溼有山林毒氣難以久處于時見戶四百

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仁

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

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敞爲嫡子終〔案〕終娶翟

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官

〔案〕范書本傳祉建武二年封城陽王

東海恭王彊〔案〕以下光武諸子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魯國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虎賁鬚頭。宮殿設鐘簾之懸。擬于乘輿。彊性明達。恭謹。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彊章宣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明帝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勅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案)范書本傳。輔初封右馮翊公。進封中山王。建武二十年。徙封沛王。

楚王英

楚王英。〔案〕范書本傳英初封楚公。建武十七年。進為王。永平十四年。謀反。自殺。國除。奉送黃縑三十五匹。白紈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還入贖。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案〕范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故英奉縑紈贖罪。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案〕范書本傳康初封濟南公。建武十七年。進為王。多殖財貨。大修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廢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案〕范書本傳蒼初封東平公。建武十七年。進為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即位。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開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已禮下。與參政事。上愛重蒼。嘗問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大美鬚眉。

要帶八尺二寸。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浸遠。孤心慘愴。饗衛士于南宮。因過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遣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聞武帝歌天馬。洽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案〕范書本傳并遺宛馬一匹。故賜書及此。上下文闕。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蒼上疏曰。事過典故。諸王歸國。上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案〕范書本傳。蒼于建初八年。蒼葬。上詔有司加贈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上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阜陵質王延

阜陵質王延。〔案〕范書本傳。延初封淮陽公。在國驕秦淫佚。進爲王。永平中。徙封阜陵王。

廣陵思王荆

廣陵王荆。〔案〕范書本傳荆初封山陽公。自殺。〔案〕范書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進爲王。永平初徙封廣陵王。自殺事時有司以荆悖逆祝詛請誅故也。

中山簡王焉

焉。〔案〕范書本傳焉初封左馮翊公。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進爲王。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王。

瑯邪孝王京

瑯邪孝王京。〔案〕范書本傳京初封瑯邪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殿館壁帶飾以金銀。光烈皇后崩。明帝悉以太后所遺金寶賜京。

彭城靖王恭

〔案〕以下孝明帝諸子。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范書本傳恭初封鉅鹿王。後累徙江陵六安。章帝崩遺詔徙封彭城王。恭子男丁。前妻物故。〔案〕范書本傳。

李賢注無妻字。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本初元年封恭孫據卞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樂成靖王黨

樂成靖王黨。〔案〕范書本傳黨初賜號重善。史書喜正文字。

樂成王萇。〔案〕范書本傳永平十五年封樂成王。善史書。喜正文字。帝永寧元年以濟北惠王子萇紹封。

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碁為戲不肯謁陵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舜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案〕

〔本傳〕永平十五年封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

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

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案〕范書本傳衍病荒忽而

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為正其嫡庶故有是詔後遂立子成為太子

孝德皇〔案〕孝德皇即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也初為皇太子為竇皇后所譖而廢和帝即位待廢極遲後慶長子祐入嗣大統是為安帝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為孝德皇

永元四年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人省宿止

平原懷王勝〔案〕勝和帝長子

平原王葬〔案〕范書本傳勝少有烟疾延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為作傳誅藏于王府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崇卑為次而隱逸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攸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殺亂人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為大司徒〔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為前將軍討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鄴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爲愔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聚菜。〔案〕聚菜一作藜菜。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爲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爲高密侯。罷三公右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宮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池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犖。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子。

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襖。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瘡。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爲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旣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箬上。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禹少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陟。訓之子。范書作隲。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爲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案〕悝訓第三子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是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第四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誦讀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諡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閭

鄧閭〔案〕閭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閭側身暴露，憂懼顛頓，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尙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閭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閭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為貴人，立為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

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豹

〔案〕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案〕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匕首三千枚。詔賜馭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賁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旣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宏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

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臥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千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綱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廷岑。鈞。挑。漢戰。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無後。國除。〔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徙封旦弟。筑陽侯。盱為平春侯。奉漢後。盱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范書本傳。復。南陽冠軍人。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為縣椽。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案〕此光武在河北時事。

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其白欲以復爲部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會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案〕宗復少子，字武孺，爲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爲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弁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

蓋傳後之事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王上在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載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也上以弇為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遣張步都臨淄〔案〕范書本傳時張步都劇使諸郡太守武元二年封好時侯合萬餘人守臨淄以後文攷之范書為合

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命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

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重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事，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曄本傳：弇父

耿國

〔案〕國，字叔憲。〔案〕范曄本傳：憲作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案〕秉，字伯初，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

喪務而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弟廣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恭至。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竝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旣得水。親自轆籠。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爲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諷者李詡。奏恭以罪。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任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李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

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道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亡歸宛與武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南陽〔案〕范書本傳封舞陰侯〔案〕范書本傳彭被創亡歸宛以前隊武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為方略拜為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此以前隊武嚴說為武師嚴尤疑誤〔案〕范書本傳此彭擊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案〕范書本傳上下文同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糧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

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書附彭傳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彭傳彭封縣侯。子遵嗣。徒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段建。齊武王以譖烈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箚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糜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為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意未完。當

有闕。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為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黽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為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璽書曰：開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異為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彰，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
〔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封彰子長為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案〕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為護軍。〔案〕范書本傳。此光武為大司馬討河北時事。常舍止于中。祐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為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即位時事。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廚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秦豐將也。封祐為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出。與其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案〕范書本傳。字弟孫。潁陽人。封潁陽侯。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為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為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卻退。遵呵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案〕彤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

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彤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舉旆毘毘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

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是奏。有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為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國除。至是復詔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潁川潁人。封安成侯。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朱子餘賊援樂陽。彘肥蠱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轡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潁川郡人，封朗陵侯。為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荊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

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愷侯。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

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蘄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穎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憶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本傳，作字子俊，穎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穎川潁陽人，封淮陰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騫，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

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尙可爲阻。卽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

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滌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純忠孫，母禮殺威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王莽末，分鉅鹿為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為後大將軍。信都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楨字元振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伯奇，家世儒。

劉嘉

劉嘉，字其仲，家世儒。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字元伯，其先鄆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貞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

孫虞，坐事，國除。

李通

李通，字孟博，其先南陽人。同母弟中居臣，光武紀作公孫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

詣，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番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番，乃謂上

曰：「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

遽著鞍上馬，出門，望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

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陸人。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虞封開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融封作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隴巖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尙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尙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穆傳作滄陽。穆長子勳尙東海公主女。〔案〕范書穆傳，穆于勳尙東海公主，此有脫誤。竇氏一王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尙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

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為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特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比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時謂東觀為老氏藏室。〔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康遂為章人。東觀為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為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

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尙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日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卽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作求茂。謁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已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汗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湯鑊中〔案〕晨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徵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為陳留郡與鴻御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褕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

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得畧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檣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案〕范書本傳。歙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問數百萬。遣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卽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糜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驛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癱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飴每作大發案范書儵傳作每輒擾人吏以為饒利儵知之臨薨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第三子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開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為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指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請得舉名儒。徵詣公車。俟帝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太后深納其言。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況傳。況。潯陽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賻。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范書張歆傳。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罔。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其後。歆遇害。遂救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為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范書張禹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

程其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
糲乾飯屑飲水而已後牟都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酷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
斛功曹走戴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
自致徐斌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毳毼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
缺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
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字元振汝南人父昌昌字况身居安侯爲城門校尉况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况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
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况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字次伯丹鳳鹿侯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閭內必幘然後見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腐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陞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為援制答布單衣。〔案〕范書本傳答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旛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祖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

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陸載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獲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翼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

佚。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魏翼遣子

向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維陽。會翼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翼謀。甚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上。說離翼支黨。援又爲書與翼將楊廣。使曉翼降。廣不答。攷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

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翼側足而立。將士士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翼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嫻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而刺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尙書。盡數曰。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

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烝。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瞞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勅。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網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旣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哉。是翁也。〔案〕矍字。范書本傳作矍矍。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闕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為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

馬嚴字威卿。〔案〕嚴，按兄余子。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案〕在書元后傳，王鳳弟，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譚封平阿侯，子仁，孫術，皆增王勢，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為嚴姊婿之昆弟。此云姊婿父亦誤。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園，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故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為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稜

馬稜字伯威。〔案〕稜〔案〕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稜為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稜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篋。〔案〕范書本傳。但云博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舉。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疏議者以為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本傳。竦字叔敬。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咽兮，卒暴誅

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誤。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

〔案〕疑作符。抉日背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既泯

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

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務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

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推賈傅其

遠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

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

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竦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

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

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遺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攘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轎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侯，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駟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暲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卽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卽大將軍梁冀妻也。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爲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冀傳不疑封潁陽侯。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誤複。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認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疏〔案〕大司徒徒封不其侯。道就國。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鮓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案〕長。滿少子。翁孫。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謚則鄉哀侯。有威重。為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為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傾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

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案〕范書本傳，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尙書。至歆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

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蟻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文闕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尙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

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士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井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窳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

教強榦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備貸。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贖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狙獾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蠱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

(案) 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翁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詔封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臣時在河南家廬見純前告翁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遠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閭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

范橫上疏薦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誠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替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案〕范書本傳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為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隴四太守鄧融聽任姁吏策免削爵主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非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柱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

許日賜駸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案〕范書本傳。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途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願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救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自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憙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爲衛尉，性周密，非四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 |
|------|
| 3 |
| 4 |
| 3731 |

東觀漢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 王
編 雲
者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觀漢記

(二)



3 0646 5587 5

班固等撰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為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
 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為守乎。蕭王
 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
 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自上。上謂彭
 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旨。復
 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
 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即曰。且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
 彭為殺羊具食。鮪曰。身為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
 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旦悉眾出降。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從封成德。坐
 殺人國除。



51820

083
112
2:3732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尙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闕，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

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昱。水子。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黨

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遣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數。爲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倜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旣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始二年

吳漢爲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苗曾衍時爲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

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願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疆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曰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非璧其行。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蝨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爲衍觀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壞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爲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閔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綝曰：「昔孫叔敖救其子，受封必求礪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願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彌，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大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熹宗詔鴻與太常

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
 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歎鴻
平御覽作鴻以林論最明儒者稱之數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
歎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天下五載巡狩至於昏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
 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曰白氣上升與燎烟合
 黃鶴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為六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日食鴻為
 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
 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
 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
 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
 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費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爲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

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五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尙書令。察察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輒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邴惲

邴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卽收繫惲。難卽害。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卽將各選僮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卽自人獄謝之。拔刀自嚙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歆召惲爲

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齋牛酒到府飲燕。時臨饗禮畢。欽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慈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欽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鄒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欽意少解。曰。實欲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耆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問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僭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摩之。加笞八百不死。人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使謂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使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願。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堪南陽宛人。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

堪為蜀守。公孫述遣繫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為

箆。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

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為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

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

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案〕此句疑有脫誤。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胤

衛胤。〔案〕范書本傳。胤字子產。河南修武人。為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胤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

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案〕酈道元水經注作字子何。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

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泉頭縑著衣。民惰窳。少蠶

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

履溫煖。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乂，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旣至而死。延率掾吏殮於門外，百姓悅之。爲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字少平，陳留圉人。爲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案〕范書本傳曄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調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曄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潯內懷人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祕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恒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因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鋒刀一割之用。〔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旣服疏勒于闐。欲因此區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僇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

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爲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長子。雄子。尙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案〕范書本傳。興字少翁。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案〕衆。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遣練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廬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

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氍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為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連上書，詔道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為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上疏曰：扶瑕摘毀，掩其弘美。（案）范書本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議立左氏長孫，若梧廣信人。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其毀訾，故中道而廢。（案）范書本傳：元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息。治歐陽尙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尙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命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為議郎。（案）范書本傳：引閎、弘俱為議郎，與此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

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案〕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拮拾。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辯說。詔曰：五更。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本傳：郁字仲思。郁兄子名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

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叔元。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良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麤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仲子。順子。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乘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爲立祠堂，盡禮而去。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礪

桓礪（案礪字范書）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礪到吳郡。刺史劉孫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屈豫室中。中庭植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雨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卽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讖記。以誤人。

主（案）此書本傳時帝方信譚上疏爭之譚譏訕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為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案）汝南人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刻為俎豆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汝南人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注丹

注丹字子玉（案）汝南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注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汝南人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

服。曰朕何用服。愨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所受之愨。遂至禁錮。世以是爲最。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愨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愨謝曰。臣無容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欲生苟活。誠愨聖朝。上卽敕尙書解禁錮。拜愨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命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愨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愨侍中。

車長

車長。字在。高。安。臨。濟。人。少篤學。治歐陽尙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涇。陽。人。少爲書。本傳。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昨忘食。晝卽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宇傳子晉。晉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玄

張玄字君夏。〔案〕范書本傳玄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飢渴。為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衡。〔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爲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饉。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跼蹙。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

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漁陽令。〔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爲魚復長。

楊正

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

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郝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駟

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駟為掾。〔案〕駟。篆孫。范書本傳。駟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駟子。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殽饌。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寔

崔寔。〔案〕寔。瑗子。范書本傳。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民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餓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

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爲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餽，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范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徵久尉去，舉拳搗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齏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撾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案〕范書本傳光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劇。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貢為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為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豬肝。屠或不肯為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

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曰：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殺皮轡頭待見，尙嘗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假筵傲慢，遂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案〕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讎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殺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槩。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案〕范書本傳作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願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苑人陳洸買符入函谷關。旣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宣。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異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爲黽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釜竈。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案〕范書本傳。北海安丘人。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稱爲名卿。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案〕范書本傳。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閒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為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為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愷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遜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蔽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尙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諸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尙無袴寧爲家給人足耶望曰議曹情愆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鮓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遷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案〕范書本傳平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旣免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承宮

承宮〔案〕范書本傳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誦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為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案〕解土太平御覽作民上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亦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贖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

賊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困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案〕范書本傳：均，南陽安衆人。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案〕范書：酺，祿都夷傳，酺作輔。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鮐陽鴻

鮐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備
備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為太常丞為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
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又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即尺一
出升政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
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
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為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
者著為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案〕郇恁范書周變黃憲傳序及文選李善注並作荀恁隱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辟恁
署為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
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鹵簿車府令濟國徐匡鈎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繁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墜詔出匡左遷

即丘長案范書吳良傳帝雖放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備作養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為田禾將軍孝為郎歸告每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污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

如孝肥。賊并放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卽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案〕比禮〔世〕

南史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茹菜。兄弟怡怡。與此異。

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

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

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間。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續孩抱奉之。不

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下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閻興召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蓋廷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廷恨之故滯不得舉將州將謂廷也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徐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嘗見上曰聞卿爲吏搨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曰聞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筒餅卿知從

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此言也。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鼠者。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案〕太平御覽作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圍府門。攀車扣馬啼呼曰。舍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上封。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案〕范書本傳。倫爲三公。正帝。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去年以下。乃其疏中。述近事語。前後文闕。

桓虞

桓虞。字伯春。〔案〕范書章帝紀。李賢注。作字仲春。馮翊萬年人。遷尙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鄗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鄭弘

會稽鄒弘字巨君爲鄒縣令魯春雨霜鄒穀獨無災爲太尉以日食免

袁安

袁安〔案〕范書本傳字爲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安爲賓賜束帛乘馬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葬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賊操弓弩欲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義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表善黜惡抑強絕邪歲

常豐熟吏民畏而愛之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暉為守數年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韋彪

韋彪〔案〕范書本傳彪字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案〕范書本傳建初中為大鴻臚時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皆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此蓋彪議中語范書節去

韋豹

韋豹〔案〕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夫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跳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郭躬

郭躬〔案〕范書本傳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世家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

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尙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均好義篤實，失兄事寡嫂，恩禮敦至。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且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月餘遷尙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王景

王景，〔案〕范書本傳景字仲通，樂浪郡人。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建初八年，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僅免於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

也。遂不受。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章和二年。帝崩。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中有諸生乘小車。馬頓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范問爲誰所從來。生白。廬江太守掾嚴麟。爲太守奉章來弔。范惻然。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人窮。今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王阜

王阜。〔案〕阜。范書作追。附見南蠻西南夷傳。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盡日。辭欲之。隄爲定生學。經攜錢二千布兩端去。母追求到武陽北。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昇曰。今我出學。仕宦儻至。到今。母乘跛馬車。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年七十。爲食侍謀。童子傳授業。聲聞鄉里。〔案〕此段文義難明。疑有脫誤。補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翺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

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廚襜褕與阜，不受。憲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疑有姦詐，以狀上。憲遣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

秦彭

秦彭，字國平。〔案〕范書本傳作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萬石秦氏。彭擢開陽城門候，爲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設四誠，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尙德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滿道，彭在潁川，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

玄賀

玄賀，字文弘。〔案〕常璩華陽國志作字文和，宕渠人。遷鄴令，政化大行，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曹褒

曹褒，字叔通。〔案〕范書本傳，褒魯國薛人。篤學有大度，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

其念至，忽忘所之。舉孝廉，拜車府令。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褻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褻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褻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饘粥，多蒙濟活。

賈逵

賈逵，字景伯。〔案〕范書本傳，逵扶風平陵人。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召逵，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建初元年，詔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江革

江革，字次翁。〔案〕范書本傳，革齊國臨淄人。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貫與之。革專心養母，幅巾屐履，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永平中，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恆自禮焉。時有疾，不會，輒敕大官送餐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順陽侯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召馴

召馴字伯春〔案〕范書本傳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案〕范書

本傳不載馴曾為議郎章和中為光祿勳

李育

李育字元春〔案〕范書本傳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杜根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案〕根安子范書本傳根字伯堅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案〕范書本傳篤京兆杜陵人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

窺京師。篤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宋揚

宋揚。扶風平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案〕范書清河王慶傳。揚女為章帝貴人。生清河王慶。慶長子祐嗣立。是為安帝。貴人

諡宋貴人曰敬憲后。追封證揚為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趙勤

趙勤。字益卿。〔案〕太平御覽作字孟卿。南陽人。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案〕此段一本作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勤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為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竊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竊。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竊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開竊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韡即中。嘗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

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于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爲安陽尉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當守令
義奉檄而入白母喜動顏色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
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至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誨學
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
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
爭

梁鴻

梁鴻〔案〕范書本傳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
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
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

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其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鴻，還其豕。鴻不受，初與京邑善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鴻則乃求之。」（案）太平御覽作梁鴻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醜而肥，力舉石，曰：「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至年三十，鴻聞聘之，女懼，誓著布衣，操持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將妻之，霸陵山。世稱其作具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舍金兮方秀。適吳依大家，卑伯通廬下為貨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恭敬之如此，非凡人也。」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鴻病，因與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杜陵王子真，子于熹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持尸柩去。」後伯通等為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繁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傍。」子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潦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海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嘗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張酺字孟侯。〔案〕范書本傳。酺汝南細陽人。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授于南宮。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顯宗以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卽位。出拜東郡太守。賜錢三十萬。酺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元和二年。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使尙書令王鮪與酺相難。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帝甚欣悅。酺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滿道。和帝初。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義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救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于以衰滅貪邪便佞。酺拜太尉。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

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酺爲太尉，父尙在。酺每遷轉，乃一到雒。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以日食免。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除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電傷稼，稜縣界獨無。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權豪懾伏，政號嚴平。

巢堪

巢堪，字次朗，太山南城人，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憙聞恭志行，每歲遣人送米肉，辭讓不敢當。恭憐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不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

欲察君治迹耳。〔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本來者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帝時伐匈奴。恭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為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于中國。憫念民命也。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魯丕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徐防

徐防。〔案〕范書本傳防字詡。潁川國鉉人。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傷稼。穡防比上書曰。陳過咎。遂策免。〔案〕范書本傳防時為太尉。參錄尚書事。虞世南北堂書鈔云。以日蝕免。與此異。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為尚書。性純淑。周密慎重。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章帝時。決獄多近于重。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為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聞于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埋葬。由是即絕。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陳忠

陳忠〔案〕忠。龍子。范書本傳。忠字伯始。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為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尹勤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荆棘。

何熙

何熙字〔案〕此下溫。〔案〕范書本傳作原。一。字孟孫。陳國人。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絕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熙能為威

容贊拜殿中。聲動左右。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魏霸

魏霸字喬卿。〔案〕一本作字廷年。濟陰人也。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臯。郎官有乘皂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悲淚。晝夜泣涕。至病。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與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案〕范延平元年。霸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此延平元年。下當有闕文。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卽自入辭。其妻手奉案前詭。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遂失計。義不敢相屈。卽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應順

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應奉

應奉〔案〕奉順曾孫。范〔案〕奉本傳奉字世叔。為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側陋。政稱遠邇。

應劭

應劭〔案〕劭奉子。字仲遠。〔案〕仲遠范書本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鄭璜

鄭璜〔案〕璜范書張酈傳作據。字平卿。黎陽人。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斗筭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邪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璜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璜素六十四匹。由是顯名。轉司隸校尉。為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樂恢

樂恢。字伯奇。〔案〕恢京兆長陵人。父親為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何敞

何敞。字季平。汝南人。少為郎。遷廷尉。正張湯為廷尉。以殘酷見任。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遷廷尉。正張湯為廷尉。以殘酷見任。

增飾法律。比干常爭之。存者千數。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案〕范書本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爲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周榮

周榮。〔案〕范書本傳。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尙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梁諷

梁諷。北地弋居人。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感。奔馳來降。諷輒爲信。旆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於道。

李恂

李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在冢下。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食不二味。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復徵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鬪之屬。一無所受。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爲廬。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王渙

王渙〔案〕范書本傳渙字稚子河內溫人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為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為雒陽令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甃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馬市正數從買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父況舉孝廉為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案〕范書本傳時元和初年香為郎中詔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王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詔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絺各一端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案〕兼明太平御覽作兼好天官星氣鍾律厯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上聞善之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為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事執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黃瓊

黃瓊〔案〕瓊香子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黃琬

黃琬〔案〕琬琬孫字子琰。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噉。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少。以樊條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周紆

周紆字文通〔案〕范書本傳。紆下邳人。為勃海太守。詔書到門。不出。先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贖。身築塹以自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為郎。

李充

李充〔案〕范書本傳。充字大遼。陳留人。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去其婦。魯平為陳留太守。請充署功曹。充不受。平怒。乃拔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尙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張表

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案〕范書張奉附見劉平諸人傳序表不載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為表不設樂

郭玉

郭玉者〔案〕常璩華陽國志玉字通直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脈右陰脈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案〕范書有宦者傳載鄭崇以下九人攷劉知幾史通謂桓帝令崔寔等作孫程傳稱程為順帝勅臣則知本書不別立宦者傳今從之編附于各朝諸臣後用見當曰史官曲筆為記述者

之戒

鄭衆字季產〔案〕范書本傳爲人謹敏有心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東觀漢記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張敏（案）范書本傳敏字伯達河間鄴人拜司空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受歐陽尚書于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爲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雒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帑藏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塞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

楊秉

楊秉〔案〕秉，震仲子。范書本傳：秉字叔節。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案〕范書本傳：時帝數微行，故秉有是諫。

楊賜

楊賜〔案〕賜，字伯獻。光和中，有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案春秋識

曰：天投規，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案〕范書

本傳：賜時為光祿大夫。賜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

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圃，廣壞田園，廢民居，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任尙

任尙編草為船，置于簞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薛苞

汝南薛苞〔案〕范書劉平等請人傳：苞作包。字孟常，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馮良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所輔

所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載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尙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案〕一本作倫典尙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魚網名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

下咸稱蔡侯紙

龐參

龐參字仲達〔案〕范書本傳參河南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甌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甌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爲太尉以災異策免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張耽

張耽將吏兵。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左雄

劉據為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箠。尚書左雄〔案〕范書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平。始加撲罪。非古制也。帝從之。卿于是始免撲箠。

周舉

周舉字宣光。〔案〕范書本傳。舉汝南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張綱

梁冀作平上駟車。侍御史張綱〔案〕范書本傳。綱字六紀。犍為武陽人。獨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冀。

王堂

王堂〔案〕范書本傳。堂字敬伯。廣漢郪人。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于柞曰之間。遷膠東相。〔案〕范書本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為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遵憲。舉正以聞。〔案〕司馬彪五行志。陽嘉元年十月。詔都蒲陰狼殺兒童九十七人。故有是詔。范書

載失

丘騰

丘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韓昭

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

趙序

趙序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

孫程

孫程字稚卿。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為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為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為嗣。〔案〕范書安帝紀及本傳此句上下當有闕文。程謀誅江京于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斬江京。閻顯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弟景為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以功封程為浮陽侯。萬戶。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王國。鄗侯。

苗光

孫程賦棗脯，分與苗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

籍建

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胡廣(案)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為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容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龜

陳龜(案)范書本傳龜字叔珍上潁汝氏人為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劉祐

劉祐(案)范書本傳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為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摧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竝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震裂衆災頻降白馬令李雲(案)范書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愛國乃露布上書

移副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韋毅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賊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謝承書云：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朱紫區別。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為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案〕范書本傳：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

段熲

段熲，字紀明。〔案〕范書本傳：熲，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略。時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為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乃拜為中郎將。熲到，設方略，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案〕范書

〔案〕范書本傳：熲期於誅盡諸羌。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案〕范書本傳：熲期於誅盡諸羌。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

馬賢等亡魂也。〔案〕范書本傳靈帝建寧元年春類大破先零諸類曰張兔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案〕范書本傳

建寧元年夏類復敗羌時張兔上言羌種難盡宜類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類乘

以恩降詔書下類故類上奏辨之此其奏中請類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類乘

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殷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

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類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

馬涉頭長燕鳥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劉寬〔案〕范書本傳寬字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略嗜酒嘗有

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

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也寬夫人試寬意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

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案〕范書本傳球字為繁陽令清高不動

張兔

張兔字然明〔案〕范書本傳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浦上兔馬二十四〔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遣

語此有關文。免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醱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尉遠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免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前刺史邯鄲商為猛所殺。據郡反。為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案范書本傳。球漁陽泉州人。為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股慄。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惶。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大司農陳奇案范書本傳作陳琦。舉咨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爲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昱爲沛相。乃相與共除鬪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符融

符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倬明陳留浚儀人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卽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案〕范書本傳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字史雲〔案〕范書本傳丹陳留內黃人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曹節

曹節〔案〕范書本傳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跖〔案〕此書未知何時所上。要是盜賞時僞讓之辭。

皇甫嵩

皇甫嵩〔案〕范書本傳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案〕范書本傳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篋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溫

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孔融

孔融〔案〕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邕

蔡邕〔案〕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詔問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虹蜺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靈帝紀此光和元年六月事邕徙朔方上書求還

續成十志。〔案〕劉昭續漢書注載其所上書略云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案〕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述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諸郎張華等分受之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擇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發絕不得究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路科條諸志臣欲刷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顧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歷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天文意第五車服志也范書本傳李賢注載十志之目云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志第六餘闕又劉知幾史通稱也于豳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當有朝會蓋邕所作十意今得其七其三篇則不可攷云

周秘

周秘。〔案〕范書秘見董卓袁紹諸傳以秘爲漢陽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人李賢注引英雄記作周慈字仲遠武威人。

劉翊

劉翊。〔案〕范書本傳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爲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尙書郎典選舉。

郭汜

獻帝幸弘農郭汜。〔案〕范書董卓傳李賢注引日撈掠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呂布

呂布。〔案〕范書本傳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蔣疊〔案〕時疊以下二十八人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攷編附于此

蔣疊字伯重為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椽口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為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躄京師肅清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雍儵

雍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

梁福

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真掾。

范康

范康爲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蔣翊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宗慶

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郝刪

郝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刪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喜夷

喜夷爲壽陽令。蝗入輒死。

李庸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巴异

巴异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止學宮。

卜福

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太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駭犀劍。

楊喬

楊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翟歆

翟歆字敬子。父子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成

魏成曾孫純。坐訐誦國除。

畢尋

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姦人妻國除。

段普

首鄉候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溫良。稱于儒林。爲太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太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沈豐

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蕭彪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器

陳器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為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圍橐駝。以為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倉及橙橘龍眼荔枝。〔案〕范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有單于來朝事。此文疑誤。南單于上書獻橐駝。賜谷蠡王。玉具劍羽蓋車一。中郎將持節。

衛護焉（案）范書和帝紀此謂也。上遣單于獲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崔邵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傀構。大漢魏冒踰構。與天合。罔驛劉脾。吏譯平端。勞莫支留。不從我來。微衣隨旅。加風向化。知唐桑

艾。奇所見。邪唯緝補。多則推源僕遠。酒甘食拓拒蘇便。昌樂局後仍離。悉備僂讓龍洞。與夷貧薄。莫支度山。無所報嗣。陽

維僧麟。以注。莫稗角存。昌子孫。遠夷慕德歌詩曰。僂讓皮尼。與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細動隨旅。向化路且揀維。

出主。聖德渡諾。聖德魏南度洗。與人綜邪流藩。霜雪多。詐邪尋螺。和雨。藐漳瀘灘。寒溫時適。南補邪推。部人辟危

歸險。歸險。莫受萬柳。萬思。衛學附德。去俗歸德。仍路攀摸。慈母。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黎籍憐憐。地

境阻蘇邪犁。食肉。莫碼羅沐。不見。罔譯傳微。吏譯。是漢夜拒。大漢。蹤優侂仁。攬仁。雷折險龍。初冒。偷狼藏

嶺。高山。扶路側祿。綠石。息落服淫。木浦。理漑毳維。百宿。捕澁菌昆。父子。懷藜匹漏。倒抱。傳言呼救。傳告。陵

陽臣僕。其類。臣僕。（案）范書本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自狼黎木唐敢等百餘國。慕化歸

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注大漢。

西羌

西羌祖爰劍。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護羌
寶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

前後兩加，林以譴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案）顏岸顏
作漢岸羌什長輩便。（案）此上金城隴西卑滿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漢書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鸞。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案〕載記之名爲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曰：籍云：東親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古今正史籍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翼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攷新市平林發難，最先公孫述削平，獨後史通舉此以包載記之終始，則知其他專兵竊據者，盡當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堊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清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尙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卽日皆物故。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輿

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爲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雒陽。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歡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褕。〔案〕姚之駟本作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樹衣錦袴。又作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罵詈道路。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官得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椹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莠鄉。轉至湖。赤眉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爲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仍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上爾綬。

赤眉乃封爲畏威〔案〕此下脫一侯字赤眉〔案〕此上下均有闕文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張印等謂四字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案〕此下有闕文詔鄧禹收葬霸陵東海公賓就〔案〕大司馬護軍沒于更始存時故編其後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案〕班書王莽傳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爲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玉璽改爲潁陽侯〔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申屠建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鮪也此文疑

誤

陳遵

陳遵〔案〕班書游侠傳遵字孟公杜陵人使匈奴詔賜駁犀劍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謂盆子及其兄茂與前西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俠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使卿爲制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僭立後復還依俠卿朱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案〕城陽景王卽未墟侯章也盆子乃其裔孫樊崇等以巫言景王大怒

而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庭中蘆葦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

〔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蟲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

〔案〕呂母。范書附劉盆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贖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貫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搃虎。

王郎〔案〕范滂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案〕范書本傳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與者莽殺之郎是

遂安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為天子移

以故得全云云此即王郎惑眾之辭也〔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為天子移

帝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紫

盧芳

載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與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乎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

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

蘇茂

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彭寵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案〕范書本傳容作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絕眾是時單于來

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盡臥。子密等三人縛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卽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卽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卽，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鄆、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案)范書岑彭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伐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侵暴。時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滎陽。反。三年。帝自將南征。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篡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

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玉。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竊。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城。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發爲白。漢圍囂。囂圍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列頸而死。時民饑餓。乃噉糞煮屨。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登榘。悲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竊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居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殺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

上不下百萬衆。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尙可。况十二乎。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刻其掌文曰公孫數移言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荆邯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竝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錫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堅。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雲集。冀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教陳豨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業。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延岑〔案〕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

延岑，字叔牙，筑陽人。〔案〕范滂公孫述傳作南陽人。岑衣虎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滂岑彭傳：建武四年，戎聞秦豐被圍，刻期日降，而妻兄辛臣盜戎珍寶，從問道先降，戎疑其賣已，遂不致降。後為岑彭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案〕本書單文碎句無篇可
謝者別為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案〕以下三條俱姚之翻本此見班書王莽傳舜從弟本書載此當是徵引及之也

丁明代傅喜為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

策免明上印綬還第〔案〕此見班書佞倖傳賢謂董賢本書當亦引及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案〕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帝詔文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有沛宮一條均非史體疑是他書之文而誤題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案〕此亦見北堂書鈔

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即明三事不同也〔案〕此條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攷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為一所此其辨

晰之語未知何人所陳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案〕此條見徐堅初學記

栗駭遂轉因遇際會〔此〕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詔書。今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

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於李賢注。李注中所引本書原委分明。或其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焉。

可句讀者。統編於後若本書。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

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射聲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璜作璜。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擢國重譯奉貢。李賢注。擢。東觀記作擅。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緱山。登百岨山。李賢注。卽柏岨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岨。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贖。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清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

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五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卽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

徭作淫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賁休舉蘭陵城降。董憲聞之。自郟園休。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擣作擊。

范書耿純傳。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密勒收揚。純至真定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雒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注。東觀記。勝作騰。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范書王常傳。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李賢注。東觀記。黃字作箕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印等。曾慙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冀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尙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東觀記作安平。皇后紀又云。由尙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李賢注。嬖字。呂忱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亦譏刺意。衍賦又曰。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賦下文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衍賦又曰。撻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李賢注。撻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

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汲冢周書作大人。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案〕今周書作枳。維。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郡國志。揚州。應江郡有尋陽縣。各州

所部。無郡名。尋陽者。魯陽亦縣名。隸荊州南陽郡。此疑有誤。

范書丁鴻傳。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誤也。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

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熲傳云。出橋門谷。



三十三年六月廿六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玉

編初成集書叢

記 漢 觀 東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 者 班 固 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市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市正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G五三四七

後



3
4
0732